联合国 S/PV.5503



安全理事会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六十一年

第五五〇三次会议
2006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法国)
成员:	阿根廷	马约拉尔先生
	中国	刘振民先生
	刚果	伊奎贝先生
	丹麦	洛伊女士
	加纳	纳纳·埃法赫-阿彭滕
	希腊	瓦西拉基斯先生
	日本	大岛先生
	秘鲁	佩雷拉·普拉森西亚先生
	卡塔尔	纳赛尔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斯洛伐克	姆利纳日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农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博尔顿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2006 年 7 月 31 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6/596）

06-45041 (C)



下午 3 时 1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2006 年 7 月 31 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6/596)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审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两位代表参加对该项目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吉勒曼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代表安理会成员向黎巴嫩文化部长兼代理外交部长塔里克·米特里先生阁下表示热烈欢迎。

应主席邀请，米特里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 2006 年 7 月 31 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的信中提出的要求开会的，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 S/2006/596。

我现在请黎巴嫩文化部长兼代理外交部长塔里克·米特里先生阁下发言。

米特里先生（黎巴嫩）（以英语发言）：我带着恐怖的画面、悲伤的声音、以及我国人民的愤怒和希望，从贝鲁特来到这里。我相信，安理会成员对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不会视而不见；对我们所听到的声音，不会听而不闻。

首先让我对促成昨天的主席声明（S/PRST/2006/35）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主席先生，我要赞扬你的努力，还要赞扬秘书长的努力，我同秘书长一样断言，这关系到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地位。

我赞赏昨天的努力，但我今天到此强有力地重申黎巴嫩政府要求立即全面停火的呼吁。攻击在继续不减地进行，但必须停止。

我到这里，也是为了要求对发生在加纳村的罪行开始启动国际调查进程，这已经是加纳村的第二次惨案，1996 年加纳村曾发生大屠杀。我相信，在座许多人还记得 1996 年“愤怒的葡萄行动”中发生的那场大屠杀，因为在座许多人是有记忆的。

我认为，到现在我们大家对事实都知道了。几十名老人、残疾人、儿童和妇女躲在一座尚未盖好的房子的地下室里。一架以色列飞机投下两颗炸弹，造成 62 人死亡，其中有 35 名儿童，他们被埋在瓦砾下。

我离开我的国家时，心中充满哀痛，并强烈谴责对所有黎巴嫩人——不是多数黎巴嫩人，我要说，而是所有黎巴嫩人——认为的毫无道理的集体惩罚——任何集体惩罚都是没有道理的——对平民百姓进行的惩罚。加纳村儿童流的血远非表示遗憾所能了事。

请允许我说，我们中有些人已经听厌了那一套自以为是的自卫说法。我们听厌了战争中总会有失误的说法。的确会有。但以色列对我国人民在 1969、1978、1982、1993、1996 和 1999 年犯下了多少失误，现在又在犯下多少失误？当失误成为一种行为模式，它们就应该被叫做另外一个名字：它们就是犯罪。

我们大家都再三听到这样的辩解，即在平民中存在有战斗人员。我不会就这种辩解进行争论，只想说它是公然违反国际法。1977 年《日内瓦公约第一议定书》第 50 条明确规定，

> “在平民中存在有不属于平民的定义范围内的人，并不使该平民失去其平民的性质。”

加纳的屠杀是针对平民的犯罪，无论借口为何，无论作何辩解。

必须停止杀戮。我们看到了以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我认为，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都知道，这些侵略无一实现了它们所宣称的目的。如今的侵略应当是结束。

回到原状是无用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以黎巴嫩人民的名义，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帮助我们结束这场人类悲剧。黎巴嫩政府坚信，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

在此，我要宣读部长会议批准的一份文稿，它呼吁

“……立即和全面停火，并宣布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

“承诺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黎巴嫩和以色列犯人和被拘者；

“以色列军队撤退至蓝线之外，流离失所者返回其村庄；

“安全理事会承诺将沙巴阿农场和 Kafr Shuba hills 置于联合国的管辖之下，直至划定边界和黎巴嫩完全确定对其的主权。在联合国管辖期间，那里的黎巴嫩财产所有者将能够进入该地区。此外，以色列将向联合国交出所有剩下的南黎巴嫩地雷图；

“黎巴嫩政府将通过自己的合法武装部队对其领土行使权力。根据《塔伊夫民族和解协定》，不能有武器和黎巴嫩国家以外的政权；

“视需要补充和增加在南黎巴嫩行动的国际部队的人数和装备，加强任务和行动范围，以便开展紧急的人道主义和救济工作，并保证南部的稳定与安全，以便逃离家园的人能够返回；

“联合国将与有关方面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再次执行黎巴嫩和以色列 1949 年签署的《停战协定》，确保遵守该协定的规定，并视必要探讨修正或发展上述规定；以及

“国际社会将承诺在各级支持黎巴嫩，并协助我国克服人文、社会和经济悲剧所导致的巨大负担，特别是在救济和重建国民经济方面。

我认为，成员们将同意，我们有义务使我们的人民有尊严地摆脱这场战争。我们有义务在安理会的支持下为我们的人民找到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将不允许更多的破坏，并将帮助我们重建国家——一个我们一直，特别是过去一年在重建的国家。

经常有人对我们说，因为黎巴嫩所代表的东西，因为它的本身——一个多元、多样和宽容的国家，黎巴嫩有其自身的意义和重要性。因此，不要让它成为达到他人利益的任何战争的战场，不要让黎巴嫩成为其他人的战争的战场。

我代表黎巴嫩政府来到安全理事会，希望发出我们的声音。我来到这里，为我国的生存权利以及体面生活的权利而大声疾呼。我们不会让我们的正义事业受到损害，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时刻重申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团结。黎巴嫩人民在我们昨天所看到的那种悲剧中，比以往更加团结一致。我们相信，我们在这种团结中能够消除战争。我国在我所提到的岁月中、在以前的岁月中以及在历代中，消除了很多战争和巨大的破坏。我们将再次崛起。

让这也成为安理会的选择，它不应让战争、破坏和仇恨猖獗。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吉勒曼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你最后一天担任主席，我要再次感谢你在 7 月份中非常干练和公正的领导。

我们听到了黎巴嫩代表非常富有情感、非常雄辩以及我认为是非常坦率的演讲。我要重复他说过的一些话，我本人和以色列都完全同意这些话。

他首先表示，他是带着愤怒和希望来到这里的。他接着表示，我们不应返回原状，也不应让原状重复。他还表示，黎巴嫩是一个多元的、多样的和容忍的国度。他也指出黎巴嫩不应而且永远不该再次成为他人的战场。他重申了黎巴嫩的愿望、梦想和体面生活的权利，并重复了几次。

我要着重指出，我同意这些发言中的每一个字。以色列与黎巴嫩没有任何争端，没有任何战斗。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没有战争。

部长多次提到以色列以前对黎巴嫩的行动。他未能指出为什么采取这些行动。以色列历史上从没有对黎巴嫩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对其主权和领土、对其作为本区域的一个自由、有活力、自豪和繁荣的国家的生存权利提出任何要求。以色列多次被迫采取行动，不是针对黎巴嫩，而是针对黎巴嫩让其把自己劫持为人质的各种力量和恶魔。黎巴嫩不幸地、悲惨地一次又一次被北面的暴君即叙利亚所劫持，后者仍然把黎巴嫩当作是叙利亚的南部地区，从没有标出过它与黎巴嫩之间的边界，从未在贝鲁特设立大使馆或允许黎巴嫩在大马士革设立大使馆。黎巴嫩让自己受制于最恶劣的恐怖分子——1980 年代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90 年代的真主党。

我完全坦率和公正地问部长：黎巴嫩何时能够最终掌握自己的命运？一系列的悲剧和苦难不会带来政策和良好的政治。黎巴嫩至少在过去几年中有数次机会获得主权、行使其主权以及掌握自己的命运。六年前当以色列完全离开之时它有过一次机会——安理会以及第 425（1978）号决议认可这一事实。黎巴嫩本来可以选择恢复成为它曾经是的有活力、美丽、喜爱娱乐、富有创业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或让自己成为恐怖主义的活动中心和针对以色列的发射台。对于以色列、该区域和黎巴嫩人来说，不幸和悲惨的是，它选择了后者。

在安理会戏剧性地以及实际上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通过了第 1559（2004）号决议并使叙利亚人至少部分地离开黎巴嫩之后，黎巴嫩再次获得机会。黎巴嫩又有机会行使其主权，部署其军队并摆脱它让其占据和劫持自己的恶魔，但黎巴嫩又一次没有这样做。

以色列今天为什么在黎巴嫩？以色列为什么对黎巴嫩采取行动？以色列曾经离开黎巴嫩的每一寸土地。以色列只是在那里保护自己不受到公然的战争行为、对其士兵的绑架以及数千枚导弹对其城镇的轰击，而数千枚导弹只是黎巴嫩允许在其领土上积累的死亡和破坏武库的一小部分。黎巴嫩现在不是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非持续向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呼救吗？驻扎在那里的黎巴嫩军队现在不是应该采取行动摆脱这一正给其人民带来这种恐怖和毁灭的野兽吗？

我确实认为黎巴嫩现在应该采取行动，如果不是为了别的原因，也至少是为了证明：认为黎巴嫩没有未来和现在——而只有一次次出现的过去——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黎巴嫩代表发言，他要求再次发言。

米特里先生（黎巴嫩）（*以英语发言*）：我只想指出，暴力是有其历史的。暴力有其渊源。非正义滋生暴力，暴力又滋生暴力。我不能不想到在 1996 年加纳村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一些儿童或年轻人，他们今天可能受到引诱而拿起武器。暴力不是历史上某一时刻的行为；暴力卷入了一种循环和进程，我们正是希望结束这种循环。

我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政治框架。我不认为，我们准备随时听取关于我们需要做什么的说教。我们是一个政府，在全国对话和政治进程方面不遗余力，以实现国家——即中央权威——可以将其主权扩展到整个国土的目标。然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国际社会在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以实现这个目标。

我还要提到，让支持或愿意支持黎巴嫩方方面面的许多国家聚到一起的罗马会议发表了一项提及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号决议的主席声明。提及该决议的含义是：第 425（1978）号决议尚未得到充分

执行。我们已经申明，必须将沙巴阿农场还给我们，将黎巴嫩囚犯从以色列监狱中释放出来，我们也需要黎巴嫩南部的地雷分布图，我们迄今尚未收到这些地图。

打破暴力循环需要政治勇气。我们正在尽力敞开心扉听取建设性提议，但我们的部长会议所一致确定的各点内容构成用以结束目前可悲局势的任何政治框架的基础。我们到这里来是要重申，政治解决将结束暴力，但政治解决之前所需要的——不仅在黎巴嫩，而且在世界任何地方——是停火。当我们的城镇、村庄、桥梁、房屋和防空洞正在遭到严重轰炸时，不可能达成政治解决。停火是在安理会讨论一项将结束我国正在遭受并正在为之付出最沉重代价的暴力的政治协议内容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主席（*以法语发言*）：以色列代表再次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吉勒曼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必须再一次同意我的同事的意见。他说得非常正确：暴力确实滋生暴力。在以色列全部撤离和撤出黎巴嫩每一寸土地之后，来自黎巴嫩、针对以色列的暴力的确是暴力。不可以为其辩护；不再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当黎巴嫩代表说该国要收回沙巴阿农场时，他应该要求其邻居叙利亚人归还它们。他们宣称沙巴阿农场是叙利亚人的。我们不能归还某种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所知道的是，安全理事会已经强调、明确和毫不含糊地宣布，以色列离开了黎巴嫩的每一毫米——不是寸，而是毫米——土地。我们继续听到这种不在现场的辩解和暴力借口还要多久？

存在暴力是因为黎巴嫩允许暴力接管了它。它允许一个和平、喜爱娱乐、富有创业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成为恐怖主义温床和仇恨污水池。当这些儿童受到这样教唆时，就不要期望他们以其他方式成长。这些儿童不需要加纳事件来仇恨我们。他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读真主党教他们的教科书，听他们在教学和祷告场所听到的说教。他们不需要任何进一步刺激。我认为，没有哪个婴儿生来就想成为一个自杀炸弹手，没有那个母亲生出一个孩子而想让他成为一个殉教者。但如果这就是他们在其中成长的文化，暴力就的确滋生暴力。

主席（*以法语发言*）：米特里部长再次要求发言。我很愿意请他发言，但希望我们正在非常认真听取的令人感兴趣的讨论以其开始时的尊严结束。

米特里先生（黎巴嫩）（*以英语发言*）：我认为我已经说了我想说的话。我认为任何人的基因中都没有仇恨。在我们的文化中，而且在任何人的文化中都不存在仇恨。这场战争将滋生仇恨，因为它滋生绝望，加重挫折感，并产生被剥夺与被羞辱感。这方面有一段历史——一段不公正的历史。我确信安理会所有成员都知道我在谈论的这段历史。

关于第 425（1978）号决议，我引述罗马会议主席声明是要表明，不仅仅是黎巴嫩申明必须归还沙巴阿农场、释放黎巴嫩囚犯，以及需要黎巴嫩南部的地雷分布图，而且国际社会更理解这些合法要求。我认为满足这些合法要求是任何体面的政治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的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发言者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根据先前达成的谅解，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在休会后继续进行非正式磋商。

下午 3 时 50 分散会